



通往幸福的
漫漫长途

A Long 上
Walk To
Happiness

一个“灰姑娘”的真实故事


中国·上海

朱玲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通往幸福的
漫漫长路

A Long 
Walk To
Happiness

一个“灰姑娘”的真实故事

中国·上海

朱玲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献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最亲爱的先生Darryl Washington

感谢你给予我的无尽的爱
永不间断的信任和支持

引 子

澳大利亚墨尔本 Red Hill

(2014 年)

昨晚刚下过小雨。

清晨，纯净的空气中夹杂着乡村田园那独有的青草味。刚打开门，迎面扑来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草绿色，从我脚下的那片草地起步，环绕镶嵌在天蓝色的游泳池边缘。越过蜜蜂嗡鸣的低矮的百花丛，顺着草坡往下一路延伸，再掠过野鸭成群的水塘，爬上另一个小小的山坡，终于，这片 16 公顷的绿色直接与远处的国家森林公园连接到了一起。

那片令人心醉的绿色在海天的交界处戛然终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的淡蓝色天空和闪烁着银白色浪花的海水，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地平线边。隐隐约约中，我可以看见墨尔本市中心那座最高的 Eureka 建筑，顶部那金属的板块在阳光中时隐时现，就好像一座浮在天边的海市蜃楼。

这是我们在 Red Hill 的乡村农庄，坐落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最美丽的 Mornington Peninsula 半岛地区，是一个可以远离城市嘈杂，完全置身于大自然怀抱之中的世外桃源。

我为自己倒上一杯咖啡，拉过一把白色的椅子，独自坐在山坡上的草坪前。初升的太阳温暖而又柔和地掠过我黑色的长发，微风轻轻地吹拂着身边几百年历史的大树的枝叶，发出沙沙的响声。

这是一天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时间段。

远处，蓝色的菲利普海湾构成了一个美丽的弧度，白帆点点，海天一片，形成了一幅最壮观、美好的图景。

近边，十几只袋鼠正在吃草，其中的几位袋鼠妈妈懒懒地依附在花园角下的台阶上，腹中的口袋里，一只只小袋鼠正好奇地探出头来，试图看看这个新鲜的世界。袋鼠们总是在每天的清晨或傍晚来到我们的草坪上，也许是动物的本能告知它们，这片净土的主人是非常愿意和它们以及大自然中所有的生物万灵共享这片乐园。

一群蓝红白色相嵌的美丽的小鸟，正坦然地在树下的小吊盆里慢慢地啄食。

今天早上，我刚拉开窗帘，一只小鸟便开始在我们的窗前不停地叫唤着，发出它独有的悦耳叫声，就好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在吹着口哨。见我没有及时出来，于是开始用自己的身体和双翅撞击着窗子的玻璃，试图引起我的注意。哦，我知道它们饿了，赶快跑出去往食盆里给它们添食。

这是澳洲的一种特殊的野生小鸟，当地人都管它们叫 Rosella，我不知道它们和中国的鸚鵡是否同属一个种系，聪慧灵活的眼睛和美丽的歌喉使我对它们倍加宠爱。平时它们都是在草坪树丛中自行

觅食，但只要到了周末，一看见我们的窗帘开了，便知我们又回到了乡村的家中，于是，常常在门前的栏杆上列成一排长队，耐心等待着我给它们带来一顿丰富的美餐。

一阵熟悉的汽车引擎声轻轻地从前面的花园的车道上传来，不用回头，我便知是我先生开的那辆深蓝色的宾利车。今早他到当地 Bakery（面包房）那里去买刚烘烤出的面包和新鲜的牛奶，顺便带回当天的报纸。

我笑着迎出门去，从他手中接过面包。“哇，你买这么多啊？我们俩几天也吃不完啊。”看着两大摞正散发着诱人香气的脆香面包，不禁惊奇地笑道。

“今天上午 Toby 和 Cherry 他们要来我家打网球，多准备一些，中途小歇的话可以就着咖啡吃一些。我已经在附近的 Winery（葡萄酒庄园）订好了午餐，但那是下午一点钟，我怕打球时运动量太大会饿，所以多买些。”我先生对我解释说。

这就是我先生，永远是这样的细微入至，周全安排。

走进宽大的厨房，将手中的面包放到白色的天然大理石桌上，为我先生递上一碗新鲜的蓝莓、草莓再加当地酸奶的早餐。已是到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了，健康养生的良好饮食习惯，似乎已成了每天的一种自然行为。

我拿起喝了一半的咖啡，穿过长长的过道，两边的墙上挂满了我们喜爱的油画，那是我先生和我在每一年的旅行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和画廊里带回的油画。这些画也许并不在收藏家的名单之列，也绝不价值千金，但却是我们共同的喜好，至少，挂在我们这个乡村农庄里是如此天衣无缝般和谐，成了我们这个美好温馨的家中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我先生的书房，走到我办公室的写字台前坐下，打开了电脑。

转头望去，我书房右侧的一排长长的落地窗外，天边的白云和蓝色的大海，与窗外盛开的鲜花一起，构成了一幅大自然赠予的最美好的图景。

在我写字台的一角上，放着我和我先生刚认识时的照片。呵，我先生曾是那样的年轻，一双聪慧而又深邃的蔚蓝色大眼睛正凝视着前方，浓密的褐色头发和一脸络腮胡子，就像是一个智慧的学者。他将双臂环绕在我的肩头，在他胸前的我，黑色的长发像瀑布一样直直地泄下，原本在国内还算是挺高的 164cm 的个子，在他那 192cm 高大身躯的护卫下，竟然变得如此娇小，我的脸上洋溢着安全和满足的笑容。

真的，一晃已经 22 年过去了，虽然他的鬓角逐渐开始变灰，满腮的大胡子已经白得像个圣诞老人。而我，虽然脸上还没有刻下岁月的皱纹，长发依旧油黑，但鬓角的白发也已无法遮掩住我的年龄。但是，老了又怎样呢？我依然是个幸福的女人！

我的先生叫 Darryl，我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字叫岱诺。他是个纯英国血统的澳洲人，从 1832 年他的曾祖父被遣送到澳洲的坦斯马尼亚岛到现在，他们已经在澳洲这块土地上延续了五代。据他哥哥对家族史的考证和追寻，他们得知 Washington（华盛顿）祖先到达澳洲之前，是生活在英国一个名叫“North Emberland”的地区，而这也同时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家族在英国的原籍，所以，他们这个来自同样地区，有着同样家族姓氏的后代，非常有可能有着直接的血缘链接。

而我，来自中国的上海，从1987年到达墨尔本开始，已经在澳洲生活了27年了。在一起，我们共同创出了一份成功的事业，培养出了一个优秀的儿子，组建起了城里和乡村两个美好又温暖的家。

所有我们的澳洲朋友都不能想象，如果Darryl的身边没有Julia（我的英文名字），或是Julia的生活中没有Darryl。因为在大家的心中，Darryl就是Julia，Julia也永远离不开Darryl。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个全方位的组合，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和谐的恩爱夫妻。我感谢上帝赐给我这样的好丈夫！

宽大屏幕的无线苹果电脑，是与我们在市区的办公室电脑群联网的，即便我是在乡村的家里，也依然能看到我的Inbox里有一百多条新的邮件还没有阅读。从昨天下午我离开办公室到现在，才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就有这么多的邮件需要处理。不过，我不想让自己去烦心这些生意上的事情，因为现在有儿子在办公室主管一切了，我应该习惯于开始退至二线。再说，现在是星期六的早晨，再重要的公事也是可以等到周一早晨上班后再处理的。

门口传来了汽车声，欢笑声，问候声。那是Toby和他的妻子Cherry到了。他们是我先生的老朋友了，现在正在准备去我们家的网球场和我先生大战一场。

我不会打网球，暂时他们也不会顾得上我。于是，我慢慢走到房中的沙发上坐下。迎面的整片墙上，贴满了我们全家的照片。每一组照片都是一段历史，一串故事。

左面墙角落里的那组照片，在述说着我前半生在中国的故事。那张已发黄的照片上，一个有着忧郁的黑黑大眼睛的小女孩，正在

无声地看着我。还有另一张照片上，那个头戴军帽的女文艺兵，脸上充满了自豪和憧憬……

我重又坐回到我的电脑前，打开我私人的文件夹，在那里，找出了久没时间过问的书稿，那是我在过去的几年中，利用仅有的点滴空余时间写下的。那是一段仅属于我的故事，一段传奇、曲折、悲哀，但却充满了意外的结局的故事。

在澳洲的几十年里，在我与我先生一起参加的酒会席间，或是他周围的亲朋好友中，我经常会被问到许多相似的话题——

“你怎么会到澳洲来的？为什么？”

“你在中国的前半生是怎样度过的？”

“你和 Darryl 是怎么认识的？你们这样恩爱幸福的秘诀在哪里？”

“你们是怎样在生意上取得这样的成功的？”

每次我稍稍告诉他们一些我经历的点滴，听者在最终总会感慨地说：“哇，这是一段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啊，你应该将此写下来，我一定会是你的第一个读者！”

说这样的话的人多了，我也渐渐萌生了写下来的欲望。但是因为工作太忙，只能是挤牙膏般的断断续续。

人的记忆真是上帝的恩赐。我平时从不记日记，但是，我生命中经历的所有主要片段，都被清清楚楚地印刻在我的脑海深处，就好像那里有一个标记分明的档案库，每一个年代，每一段历史，每一场悲欢离合，每一个我生命中的重大事件，都被严密规范地封存在记忆的一个个抽屉里。在我开始回顾自己过去几十年的生活时，这些记忆便会将那个特定的抽屉打开，重新展示出新鲜生动的画面，于是，所有那时的场景和当事人的音容笑貌，便又重新清晰和真实

地映现在我的眼前。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在中国的前半生，与我亲爱的祖国所经历的成长和磨难可以说是一个平行的历程。如同千千万万的同龄人，我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故事，但我相信应该是一个特殊的、只属于我的故事。

我在澳洲的后半生，以及继续要往前走的路，也是一段非常曲折但又充满了激情和传奇的故事。

到目前为止，我还一直不知道，这些关于我的故事写下来以后会怎么样？或是我该怎么办？因为我既不需钱财，也不需名利，更没有人逼迫我。我写，只是因为自己内心的需求。

我曾想，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所有为之梦想和奋斗了终身的金钱、物业，甚至引以为傲的功名和事业都会随之而消失，你无法带走世间的任何一丝财富到另一个世界去。但是，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子孙和后代留下些什么？对我来说，希望可以留下一段属于我的故事。

我希望让我的后代知道，为什么我是一个中国人，却有着一个完全英国人的姓？而且这个姓会子子孙孙地传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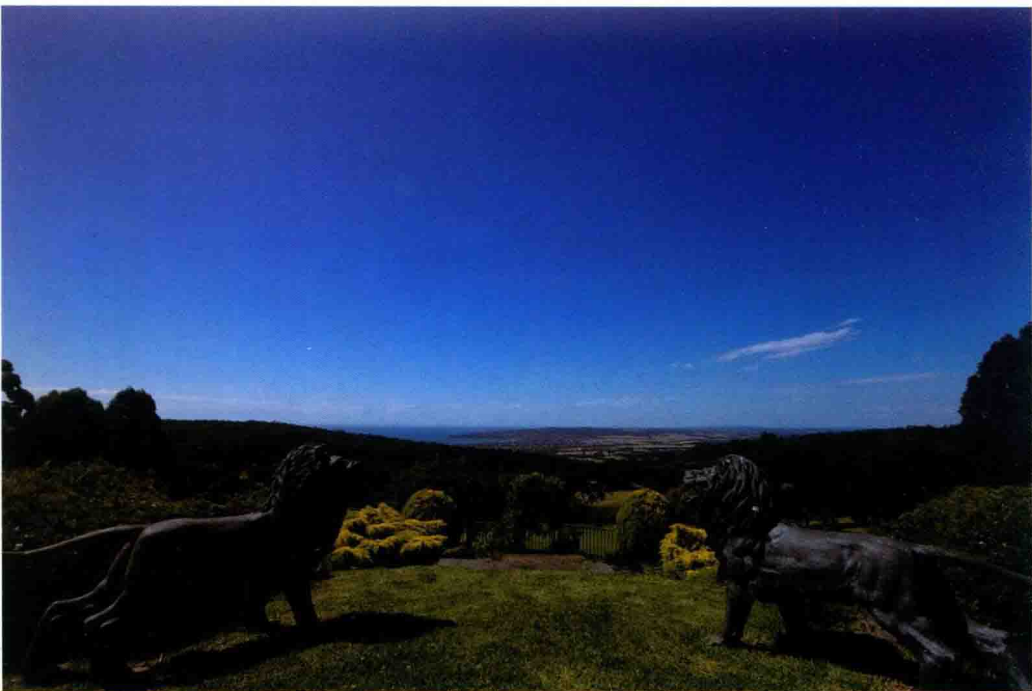
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

我希望在将来，当我的后代想要了解他们的祖籍和前辈家史的时候，我和我远在中国的亲人们的名字，不会仅是一个代表符号、一组没有生命的文字。我要留下这段生活史，这段与我的祖国和家乡的历史紧紧联结在一起的故事，到那时，他们会看到，我们都是这样一群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有着与他们一样的喜怒哀乐，有着那个时代特殊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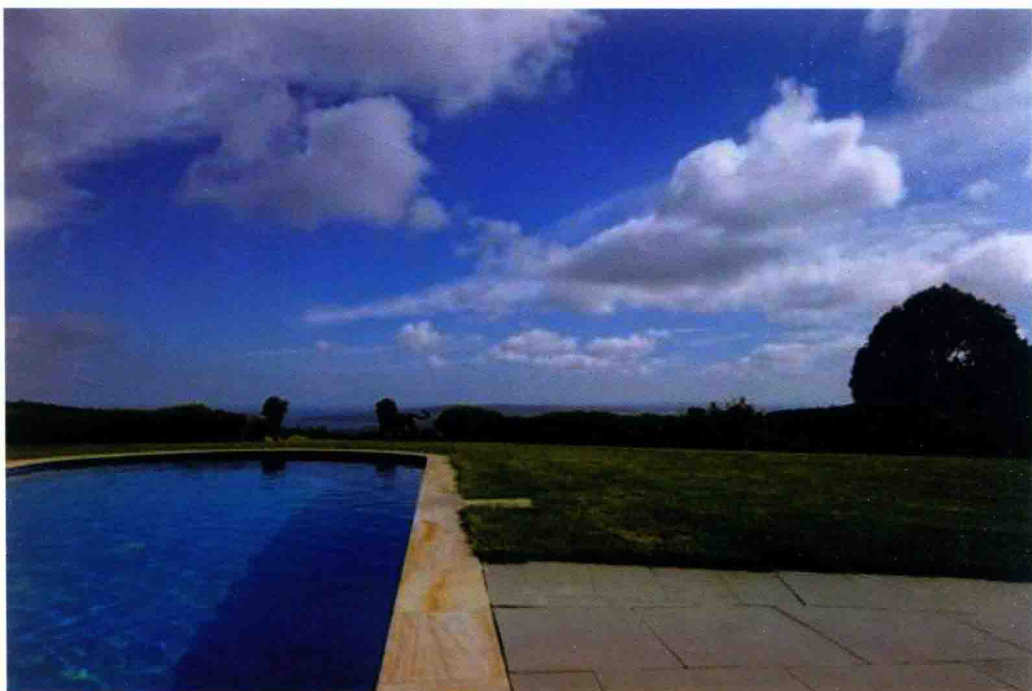
当然，如果有一天，真的有出版社愿意实现我的愿望，更有读者愿意和我一起重温那个逝去的年代，愿意与我一起分享今天的安宁和幸福，我将会非常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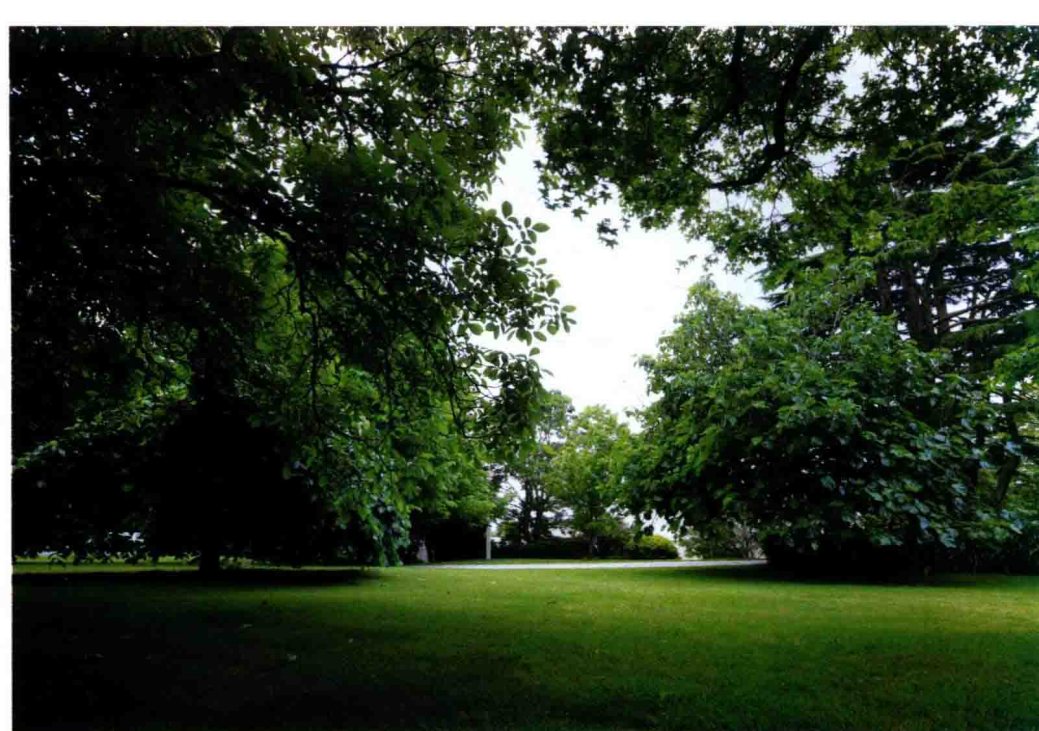
呵，我想得太远了，我不禁甩了甩头，硬将游离的思绪拽回到现实中来。于是，我重又打开三年前写下的那一页，那个几十年来我记忆中不断出现的画面跃然纸上，我的思绪又开始重新回到上海，回到1963年在徐汇区天平路上的那一个场景……

故事总是要从头说起……



这是我们乡村家门前的景色，每天清晨或傍晚，我都喜欢独自静静地坐在这里，眺望着远处千变万化的海和无边无际的蓝色，每一天和每一个时段，眼前的景色都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我的世外桃源。





在乡村家的前花园里，永远是那样浓郁的葱绿。有着上百年的苍天大树，也有着每天来寻食的小鸟，它们是我这与世隔绝的乡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





在我们隔壁牧场上好奇观望我们的黑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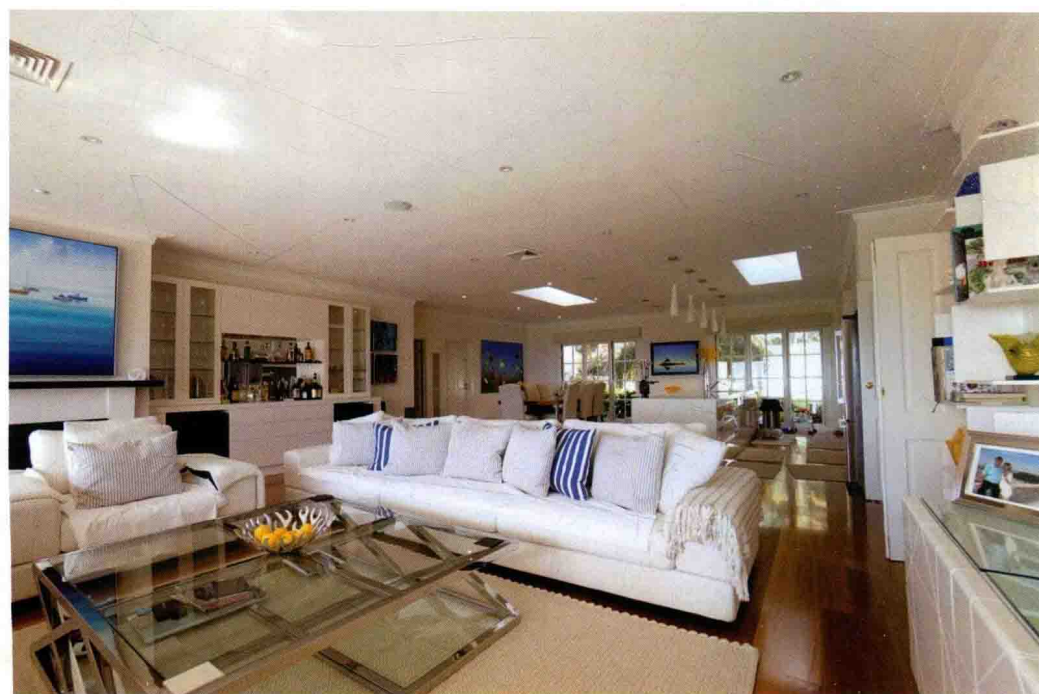
我的无花果树，每年都会结下几百颗美味的果实。





这是我们乡村家的门厅，墙上的油画是我们这一带草场上秋天的真实写照。

乡村的住所对我们来说，是一片宁静的乐土和一个温暖的家。这是我们的厨房和起居室，墙上是我们从世界各地选来的部分油画。每天，我都喜欢在厨房里忙碌，为我先生准备简单但美味合口的午餐。





我在乡村家的办公室一角，在这里，我回顾和记录了我走过的人生道路。

这是我们的书房，墙上的照片记录着我们全家的故事。



我们的花园里盛开的鲜花，每天来寻食的小鸟，有这样美丽的大树和鲜花，任何语言的描述都是多余的，可惜我不是专业的摄影师，无法记录下更美好的一切。

